

为了抢房,田歌瞒着丈夫把定金交了

情感天空



瑛子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顾家爱妻、堪称优秀的好男人魏春风不幸遇车祸身亡,事发前两天他借的二十万元神秘巨款也随着他的死亡去向不明。为了查明这笔款项最终流向何处,妻子陈惜惜精心调查,却在蛛丝马迹背后,发现老公生前隐藏的惊人秘密。一笔二十万元的巨款,三个家庭的悲欢离合,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线索,各式人物粉墨登场,惊讶、痛心、迷惑……越探寻下去心越痛,而真相,似乎不止一个。

[上期回顾]

陈惜惜在丈夫那个陌生手机中发现了大量暧昧短信。李扬也把魏春风生前曾借他20万的事告诉了她。陈惜惜觉得这20万的用途非常蹊跷。

为了看一套二手房,田歌不得不向科主任请了半天假。田歌不动声色地夹杂在看房人的队伍里,随中介小韩从房子里走出来。一群人走出楼洞门,肥胖的男房东一猫腰钻进一辆半旧小面车,突突地驱车而去。看房的几拨人,却没有立即作鸟兽散,而是纷纷围着各自的经纪人讨论着什么。田歌怎么也没办法继续矜持了,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将小韩拉到一边,小声说:“和房东说一下,房子我要了。”在经历数次痛悔后的今天,田歌表现出空前的勇敢和决断。

小韩夹着文件夹,摸出手机,向另一个僻静处走去。田歌拨了李扬电话,先按了手机快捷键——数字1,直通李扬办公桌上的座机。一般情况下,只要响两声,熟悉的声音就会从线那端传来。这次却响了七八下,终于被接起,却是李扬的女同事,告诉田歌,李扬外出吃饭,还没回来。田歌转而拨李扬手机,响过十几声,竟无人接听。田歌耐着性子,发去短信,半天不见回复;再发,等半天,仍然不回。

小韩已经返身走回来,脸上带着一丝苦笑:“田姐,刚和房东联系过,房东说惠百家一位客户也相中了,马上就要和房东见面正式谈,你看咋办?”

田歌心头一紧,一时也有些茫然失措,望着小韩,“怎么办?这种情况,你们中介一般是采取什么措施?”“抢啊,没别的办法。”“怎么抢?”“赶在那家之前交上意向金,签个意向书,房东只要收了钱,签了字,短时间内就不能乱来了。”“意向金?两万块钱?”“一般是两万,不过为了增加筹码,咱最好先拿个三万或五万,但如果今儿钱不凑手,我可以和房东商量一下,先给两万。”

放在以往任何时候,李扬每在发现漏接电话尤其是漏接老婆大人的

电话之时,都会及时回拨过去,一秒钟也不会怠慢。但这个中午,电话也好,短信也罢,凡田歌来的,他一律没回……房子这事,不提还好,一提便会引发他胃里条件反射般的痉挛,浑身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……

与李扬联系不上,当着中介小韩的面,田歌竭力把心头呼呼直蹿的火给摁了回去。找不到李扬,田歌只好向母亲求助。赵文凤一路小跑,终于赶到了中介公司。

在××中介公司一张长条桌前,田歌、房主、另一名买家,以及两名中介人员(来自两家中介公司),围绕同一套房子,面对面地进行“竞买”谈判。田歌的对手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姐,眯缝眼,厚嘴唇,嘴唇一启,便气势压人,“我今天就带钱来的,这是一万,我现在就先把定金交了。大哥你房子涨两万,我接受,你要同意,明天我就交首付,正式把合同签了。”传说中的抢房子,就这样不折不扣地发生在田歌身上……

回到家,田歌领着妮妮一进门,就放开妮妮,轻车熟路从李扬的手机挂在门后的裤兜里,翻出他的手机,然后冲到厨房,对着李扬质问,“哥们儿,你手机坏了吗?出什么问题了?今天为什么不接电话?为什么不回短信?”

待她发泄得差不多了,李扬辩解,“你的电话和信息,也着实太不巧,就那阵在饭馆里,噪音太大,那顿饭吃的时间又太长了,什么铃声、短信声,一声没听到。”“那吃完了饭呢?吃完也出了饭店,怎么也不回一下?不会在饭店塞一下午吧?”“那不是没发现吗?先吃饭还是先消气?等会儿腾出手来给你揉揉胸口顺顺气?”“行了行了,别套近乎了,做什么好吃的了?”

第二天早饭过后,妮妮钻回房间

玩贴图,李扬坐在客厅沙发上翻报纸。田歌一边收拾厨房,一边冲他道:“李扬,今天你得跟我去看房子啊。”“今天有事儿,得加班,房子的事儿过阵再说。”“明天呢?”“明天也不行,单位里的事儿,得过去。”“那什么时候没事啊?什么时候你可以去看房子啊?”“过两天吧。”“不行,过两天就晚了。”“怎么晚了?”

“跟人家说好了,这两天就交钱去,得赶紧。”“交什么钱?”“房钱啊。”“什么房钱?”“你说什么房?咱们的住房啊!”“买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,需要耐心,你猴急个什么?”“都耐心十年了,你觉得还不够长?我已经够有耐心的了!这次得听我的,不买也不行了,交了两万块钱定金,意向书都签了。”田歌知道,签意向书是小事。正因为是件大事,所以田歌昨晚没敢直接说出来。毕竟作为家里的男人,他还没看一眼,她就擅自做主交了定金,这事干得多少有些莽撞。田歌心想先循序渐进地让他接受了房子,再谈交定金的事,可没料根本没有找到这个循序渐进的机会,她就失控地脱口而出了。田歌将满腔对房价的不满和怨恨,以及多年以来因住房问题带给她的郁闷和委屈,在这一刻统统发泄出来。只要田歌一翻关于房子的旧账,李扬就如同被揭了皮、戳了软肋一般,瞬间委顿下来。

第二天晚上,李扬从公司出来回到家,已是夜里十一点,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。“来,坐下,我和你说道个事。”李扬拉住田歌的手,将她按到床垫上。

“快说,说完跟我取钱去。”“你得保证,说完了不许哭,不许生气,能不能做到?”“我答应你。”田歌咬牙切齿。

“那笔钱,我借出去了,可能眼下还拿不回来,得缓一阵子。”“什么?”田歌失控地惊叫一声,只觉一股气流直顶脑门。“钱,二十万,借出去了。”

李扬立即用手捂住她的嘴,“祖宗啊,小声一点,别再吵醒孩子了。”“借谁了?”田歌一把打开他的手,强行克制着自己,压低了声音。

“魏春风。”“管他要啊,他死了,可他还有公司,还有房产,还有汽车,管他老婆要啊。”“是啊,这笔钱跑不了,肯定跑不了。现在春风尸骨未寒,咱这就接二连三地上门讨债,不让人寒心吗?所以呢,这事还是缓一缓。”“我可以给你缓,可房主给我缓吗?七天内交不上首付,房子就是别人的了,房子又在不停地涨,我们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了,你想过吗?”“可眼下确实拿不回来,你说该怎么办?”“你把借条给我,你不好意思去要,我去。”

李扬一不做二不休,拿出视死如归的架势,拉开床头柜的一只抽屉,从抽屉一角摸出一只塑料袋保鲜袋,将一只纸团从里面掏出来。然后把借条如何变成纸团的经过,老老实实讲了一遍。田歌抽泣着,一言不发。眼泪像断线的珠子,不断落下。李扬不断地伸出手指,借着灯光,用指尖帮她把泪水擦掉,动作温柔。田歌冷不防伸出拳头,捶了他一拳。接着又来一顿狂捶。李扬借机抓过她的手,一把将她拉到怀里来。

因为二十万的事,田歌整整病了两天。其间李扬也请假在家殷勤地照顾着,这让田歌的心里稍稍平静了一些。两天后,田歌和李扬各自回单位上班。这天李扬正在开会,收到田歌从医院发来的短信,询问定金的事情该怎么办。她不再咄咄逼人地要求非买不可,而是向他讨主意,着手善后事宜了。他知道,地震、风暴和阵痛,已经过去,接下来,就是该如何夫妻携手,齐心协力在灾难过后的废墟上重建美丽家园了。看到这条信息,李扬顿觉一座大山从心头卸下。

我和毕然被强行送到了精神病医院

畅销小说



李承鹏 著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《李可乐抗拆记》是中国第一部以“暴力拆迁”和“抗拆迁”为主题的文学作品。由于无力购房而与女友濒临分手的李可乐,无意中听到了丁香街即将拆迁的内部消息,激发了他当“钉子户”的想法。与伙伴们凑钱在丁香街买了一套待拆迁的油条房后,原想坐享渔翁之利的他,却无可避免地跟丁香街居民命运相连。在目睹及亲历了一系列事件后,脱胎换骨的李可乐和居民们一起走上了钉子户的抗争之路……

[上期回顾]

丁香街和拆迁队展开了几次恶战,前几次我们都赢了,但有天拆迁队先用麻醉气体把我们麻倒,然后偷偷潜了进来,在斗争中,何老四被人打死了。

派出所的人来了,刑警也来了。何无畏逃跑了。两死三伤,当晚即被通缉。本来还要抓走石八斤,说纵容动物行凶杀人,还要通缉熊,要安乐死。动物园园长赶来,把一个电话递给刑警队长,刑警队长看了,不再说什么。园长瞪着石八斤,大骂:你让动物园蒙受多大损失,这下肯定要拆掉了,都是因为你。全街人都站在长城上,高唱国歌。刑警队长骂了拆迁队的人蠢货,走了。

毕然这时才赶回来,怔怔地看着何老四盖着白布的尸体,被抬走。凄惨地叫了一声,抓着头发就冲到城上,语无伦次地狂骂。

我躺在油条房里,对高姐说劝劝毕然。都这结果了,还跟他们谈什么可耻、为伍,一点意义都没有。高姐红着眼出去劝。听毕然挣扎着不回来,还在隔空大骂人性沦丧之类。

我去看菜刀妹。她还软着,为何老四的死难过。菜刀妹忽然说:有内奸。这东西是夜场里麻倒女孩子用的,拉开拉环放在角落,一会儿就倒。可长城在室外空旷地带,空气流通,虽然刚才从现场看扔了不少这种铝罐子,剂量大。但要不是有人先在这边拉开拉环,先麻倒一些人,拆迁队并不好从那边摸过来施放更大剂量。何老四肯定看见什么了,被杀掉。还不放心,推了下去。

我转出菜刀妹的客厅,看见仍是空空荡荡,只有黑沙发和模糊的沙袋。门外,毕然还在悲声大喊,我拖他回来:骂有什么用。他回过神来:对,骂他们这些畜生没用,要写诗,要用诗来揭露他们!他像一个受了重伤的动物,蹒跚着跑回房。我进去,见他泪流满面,声音嘶哑,边念,边挥笔写诗。

我做了一个好深的梦。一条巨大的章鱼把我往深处拖,它柔软的腕足紧缠着我,上面好多吸盘,竟全

是眼睛。天灰蓝,像一块冰片贴在头上,我头痛欲裂,刚才的梦像要破茧而出,带走我的灵魂。毕然还在外面嘶哑着朗诵,其实已很絮叨,听上去也渺远,像天边的一个流浪汉且行且走地唱莲花落。

毕然一夜间像被抽去身体里的水分,皱巴巴脱了形,初冬的霜肮脏地凝在胡碴上,像一只霜打过的柿饼。我喊他回来,他不干,我说不回来老子就砸你的诗。他竟撒丫子,顺着昨晚未撤的一架梯子,向街口跑去。

戈壁的找死吗,街口那边驻扎着拆迁队。我奋力去追,可这呆子像吃错药一样跑得飞快,跑着跑着还把另一只鞋都扔掉……我使劲扯他,快走。他不知哪儿来的大力甩开我,又向前冲了几步……我都看得清几十米开外拆迁队员的脸了,求他快撤……我回头看,奇怪,那些拆迁队员真没有过来的意思,铁钎扔着冷光扔在一边,他们抽着烟,远远看这边好像在嘲笑。派出所也正常上班的样子,门口那警车的灯不闪了,连出门执勤的警察都不往这边看一眼。奇怪,我喃喃,是昨晚两死三伤让他们怕了,还是呆货你的酸诗让他们不敢上来?

这时太阳似乎在升起,在他脸上打上一抹圣洁的金色……却听到毕然“嗯”的一声,从石头上摔下去了。我赶紧跳下去,额头上磕出了血,一夜朗诵让他体力透支,竟虚脱了。我摇他不醒,赶紧喊菜刀妹和高姐她们下来把呆子抬回去,太远,她们一时下不来。听到一声长笛,一辆救护车过来了,一男一女两个医生快步跑来,大声问怎么回事,不等我回答就量脉搏、测体温,面色严峻地告诉我:病得不轻,得到医院急救。

说完就抬上担架,手脚麻利地

送进救护车,我关心毕然也跟了上去,那女医生关切地看了看我,说我跟过去也好,互相有个关照。还说我的脸色也不好。我不好意思,说这段时间太焦虑了。她点点头,让我在后车厢里陪伴着毕然。

救护车拉着长笛疾驶在这座城市宽阔的马路上,清晨刚至,薄雾消散,车外一张张热烈的脸掠过,像赶着暖流迁徙的大马哈鱼,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们前往生活目的地。我却有清冷之意,想休息一下,这几天都太累了。闭眼的时候觉得眼睛有些不舒服,想了想,是一排字扎得眼疼,盯着那行汉字,那么不可理喻,“精神疾病康复中心”。

我扑上前敲打驾驶室后面那块玻璃,隔音很好,他们根本不理我,我砰砰捶喊了很久,那女医生终于回头看了看,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,把布帘拉上。我飞扑到车窗处,敲打玻璃,大声喊着让我出去,让我出去,我不是精神病……那玻璃一定是特殊材料做成的,手破了,毫无动静。

此时阳光明媚,车流如织,正好碰上红灯,车外好多人都发现了我,他们并不救我出去,只鄙夷地看着我,看我以头撞窗,撞到没力气。他们的把头不屑地扭过去,有的嘴巴一张一合,肯定在说:狗东西,你不精神病,谁精神病……

在这里,只有真正的精神病才可以出院,这样不久就可以又送回来,我在打扫厕所时偷听到过院长打电话,他说送出去、送回来,这才叫可持续性创收。而正常的不准出去,一方面出去会乱讲话,另一方面就违反了跟拆迁办签的约,得罚一赔二,也就是说放出去一个正常的,得培养两个不正常的。

我得把自己弄疯,才有出头之日。这里三面是墙,另一面还是墙。只不过这堵墙有大约5米长的栅栏,

作为通向外界唯一的窗。栅栏很高,顶端还倒卷着,还有电网,根本不能爬出去。栅栏外是宽宽的河道,偶尔能看到清理淤泥的船经过。那是我看到的少量正常人,不会向他们呼喊,一是要挨打,二是太远,他们听不到,即使听到,清沙工才不理睬这里的事呢!

有人曾喊过,被打得很惨,从此不准来栅栏。我不喊,默默站在那里发呆,看河水流过,清沙船奋臂清理着河道的记忆,我的记忆。清沙工还在奋臂,手里的长杆起起扬扬,扬起浪花和泥沙,还有一把菜刀……

菜刀。是菜刀。我的瞳孔一下子紧缩了,像挨了护士的打。菜刀妹像清沙工那样戴着个布帘,站在船头,太远,我不是很确定,张开了双臂比出了大写的V字,像长城战那样的V。她一下叫了起来,蹦蹦跳跳也比出了一个V,整个身体像一张大弓,要向我发射而来。我的心快跳出来了,V形,使劲V形。她无比开心,还在船上翻了个跟头,大喊:毛线、毛线老男人……

背后噔噔传来脚步声,还有啪啪的电铃声,我V形的双臂快速地上下抖动,飞啊飞,转身V啊飞,嘴里喊空气湿度太大,不利于飞行……我跑着离开栅栏,越快离开越好,故意直直倒下,鼻子被磕出血,男护士把我拖起来啪啪暴打,然后快步跑到栅栏边,手搭凉棚。他拖我离去,边踢我,还踩我的手,骂精神病,飞个屁……

院长说我改造得很好,今天特意奖给我一条新毛巾,这是只有快出院的人才有的。我怔怔地看着他,口水流得一塌糊涂。院长用毛巾揩干我的口水,拍着我的肩膀说,有人要见我。

我心中狂跳,菜刀妹……抬头却是包一头和肖咪咪。